

黑暗奇幻 · 青春冒险

格里莎三部曲 ①
Grisha

太阳召唤

Shadow and Bone

[美] 李·巴杜格 / 著
Leigh Bardugo
符晓妍 / 译



世纪战乱中的孤儿，突然逆转的命运，
一切看似波澜不惊，却时刻让你身处险境。
危机四伏，善恶难辨，不知道能相信谁，不知道局势何时会反转。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狮鹫文学
GRIFFIN NOVEL

格里莎三部曲 ①
Grisha

太阳召唤

Shadow and Bone

[美] 李·巴杜格 / 著

符晓妍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里莎三部曲. I, 太阳召唤 / (美) 李·巴杜格著;
符晓妍编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55-2338-6

I. ①格… II. ①李… ②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0457号

Copyright © 2012 by Leigh Bardugo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ew Leaf Literary & Media,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7-109号

太阳召唤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美] 李·巴杜格
译者 符晓妍
责任编辑 陈文龙 沈海霞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26千字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338-6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之 前.....	001
第一章.....	008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33
第四章.....	050
第五章.....	068
第六章.....	081
第七章.....	093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33
第十一章.....	140
第十二章.....	152
第十三章.....	168
第十四章.....	182
第十五章.....	212
第十六章.....	221
第十七章.....	240
第十八章.....	256
第十九章.....	268
第二十章.....	280
第二十一章.....	291
第二十二章.....	303
之 后.....	320
致 谢.....	323
《太阳召唤》专有名词表.....	325



仆人们把他们叫作马伦切基，意思是“小鬼”。因为他们个子最小，年纪最轻，也因为他们在公爵府内四处乱晃，好像一群咯咯发笑的幽灵。他们会在房间里窜进窜出，躲在碗柜下偷听，或者溜进厨房去偷吃夏天最后一批桃子。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几周内先后来到这里，他们是边境战争造就的两个孤儿。这两个面孔肮脏的难民，被从偏远小镇的瓦砾堆里拉出来，带到公爵的府邸，学习读写和一些其他技能。那个男孩长得矮小结实，虽然害羞，但总是面带微笑。那个女孩则与众不同，她对此也心知肚明。

他们经常躲在厨房的碗柜里，听大人闲聊。她曾听到公爵的管家安娜·库雅说：“她真是难看的小东西。孩子怎么也不该长成这样，一脸惨白还酸溜溜的，简直就像变质的牛奶。”

“而且还那么瘦！”厨子答道，“从来不把晚饭吃完。”

蜷在女孩身边的男孩转向她，小声问：“你为什么不吃呀？”

“因为她烧出来的所有东西吃起来都像泥巴。”

“我觉得味道还行。”

“什么东西在你嘴里都一个味。”

他们重新把耳朵贴到了柜门的裂缝处。

过了一小会儿，男孩小声说：“我不觉得你难看。”

“嘘！”女孩斥道。不过，在碗柜深深的暗影中她露出了微笑。

夏天，他们每天要忍耐几个小时来做家务，接下来还要在闷热的教室里忍受更长时间来上课。当酷暑难耐之时，他们会躲进小树林里去掏鸟窝、在泥泞不堪的小溪里游泳，或者在草地上躺上几个小时，看太阳在头顶上慢慢移动，想象他们会在哪里建起自己的奶牛场，以及会养两头还是三头白色的奶牛。

到了冬天，公爵会动身去他在欧斯奥塔市区的住宅。随着白昼缩短，天气渐冷，老师们也对自己的职责懈怠起来。他们喜欢坐在火炉边，打打牌、喝喝卡瓦斯。困居室内，百无聊赖，大一些的孩子之间的打斗变得更加频繁。男孩和女孩为了躲避他们，经常在府内废弃不用的房间里，演戏给老鼠看，尽量使身体保持温暖。

格里莎考官来的时候，男孩和女孩正在楼上一间落满灰尘的卧室里。他们坐在窗边的位置上，盼着能看一眼送邮件的马车。不过他们没看到邮车，却看到了一辆雪橇，它由三匹黑马拉着，正在穿过通向公爵府的白石大门。他们看着那辆雪橇在雪上无声地前进，来到了公爵府的前门。

三个人从雪橇里走了出来，他们戴着高雅的裘皮帽，穿着厚重的羊毛凯夫塔：一个一身猩红，一个是极深的蓝色，还有一个是灵动的紫色。

“格里莎！”女孩轻呼。

“快点！”男孩说。

转瞬之间，他们已经甩掉鞋子，悄无声息地跑过走廊，穿过空荡荡的音乐室，最后冲到了走廊的一根柱子后面。那里可以俯瞰起居室，安娜·库雅喜欢在那里接待客人。

不过安娜·库雅已经在那里了，她穿着黑色的连衣裙，动作像鸟儿一样敏捷轻快。她正在从茶壶里往外倒茶，她的大钥匙圈则在腰间发出刺耳的声音。

“怎么，今年就两个？”一个女人低声说。

男孩和女孩从楼台的扶手上方便偷看下面的房间。格里莎中的两个人坐在火炉旁：一个是身穿蓝衣的英俊男子，还有一个浑身散发出高傲、优雅气质的红袍女子，第三个则是一名年轻的金发男子，他在屋里踱着步，活动着有点麻木的双腿。

“是的，”安娜·库雅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这里最小的，比别的孩子小很多。两个都差不多八岁。是的，就这样。”

“你们怎么考虑？”蓝衣男子问道。

“父母去世了的话……”

“我们理解，”那个女子说道，“当然了，我们对贵机构满怀钦佩。我们只希望更多的贵族能够在普通人身上花些心思。”

“我们的公爵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安娜·库雅说。

在楼上，男孩和女孩同样郑重地互相点了点头。他们的恩人——克拉默索夫公爵，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也是我的朋友。从前线回来后，他将自己的府邸改造成孤儿院，为战争遗孀提供了家园。他们被要求，在每晚的祈祷文里提到公爵。

“那他们有什么潜力，我是说这些孩子？”女子问道。

“那个女孩有画画的天赋。那个男孩大多数时候都在草地、树林里。”

“我是问他们的潜力是什么！”女子又问了一遍。

安娜·库雅噙起了干裂的嘴唇：“他们有什么潜力？他们举止散漫，喜爱反抗，对彼此太过依赖。他们——”

“他们正在听着我们说的每一个字。”穿着紫色衣服的年轻男子接过安娜·库雅的话。

男孩和女孩惊得跳了起来。他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的藏身之处，尽管他们缩到了柱子后面，但为时已晚。

安娜·库雅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了过来：“阿丽娜·斯达科夫！玛尔·奥勒瑟夫！立刻下来！”

阿丽娜和玛尔顺着走廊尽头狭窄的螺旋形楼梯走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他们走到楼梯底部的时候，红衣女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们上前。

“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女子问。她的头发是铁灰色的，脸上布满皱纹，但依然美丽。

“你们是巫师！”玛尔脱口而出。

“巫师？”她吼道。她扭头冲安娜·库雅说：“这就是你们学校里教的东西吗？迷信和谎言？”

安娜·库雅尴尬得满脸通红。红衣女子重新转向玛尔和阿丽娜，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我们不是巫师。我们是小科学的奉行着，我们保障着国家和王国的安全。”

“第一部队也是如此。”安娜·库雅轻声说道，话中毫无疑问带着刺儿。

红衣女子僵了一下，但很快让了步：“国王的部队也是如此。”

紫衣年轻男子微微一笑，在孩子面前跪下来。他温和地说：“你们把树叶变色称为魔法吗？割伤了手，它自己就愈合了，这也是魔法吗？还有你把一壶水放到炉子上，它会沸腾，这是魔法吗？”

玛尔摇摇头，眼睛睁得很大。

阿丽娜皱起了眉头，说：“任何人都能把水烧开。”

安娜·库雅恼怒地叹了口气，红衣女子却开怀大笑。

“你说得太对了。任何人都能把水烧开，但不是任何人都能掌握小科学。这就是我们过来测试你们的原因。”她转向安娜·库雅，继续说道，“现在你可以走了。”

“等等！”玛尔叫道，“如果我们成为格里莎的话会怎样？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

红衣女子低头看着他们：“可能性很小，如果你们中的一个格里莎，那么那个幸运儿会进入一所特殊的学校，在那里格里莎会学习怎样运用他们的天赋。”

“你会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要什么有什么。”紫衣男子接着道，“你想不想过这样生活呢？”

“那也是你能够侍奉国王的最好方式。”安娜·库雅说，她还留在门边没有离开。

“非常对。”红衣女子欣慰地说，乐得息事宁人。

男孩和女孩对视了一刻，那些大人没特别留意，当然他们也没看到女孩伸出手紧紧握住了男孩的手，更没看到他们之间传递的表情。如果公爵在的话，他会认出那种表情。他在惨遭蹂躏的北方边境待了多年，那里的村庄经常受到围攻，农民奋起战斗，几乎得不到国王或者其他人的援助。他曾看到一个女人，光着脚，站在自己家门前，毫不畏惧地逼退了一排刺刀。他知道那种表情，那是当一个人一无所有，只能靠自己手中的石头保卫家园时才会出现的表情。



太
阳
召
唤

SHADOW AND BONE



第一章

尽管路上人头攒动，我还是站在靠路边的地方，低头看向图拉山谷中起伏的田野和荒芜的农场。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黑幕。我所在的军团从伯利兹纳亚的营地出发已经行军两周了。头顶上，秋日的太阳非常温暖，可当我目睹了那片像污迹一样横在地平线上的迷雾时，尽管我穿着外套，我还是不由得打起了寒战。

正在我若有所思的时候，一个壮实的肩膀猛地从后面撞了上来，我一个踉跄，差点摔了个狗啃泥。

“喂！”那个士兵嚷道，“给我当心点！”

“你怎么不当心点儿自己的大肥脚？”我厉声回应道。他肥胖的脸上浮现出的惊讶之色让我有些得意。人们总以为我这样骨瘦如柴的小东西不会顶嘴，特别是挎着来复枪的壮汉尤其如此。一旦挨了骂，他们总会有点反应不过来。

那个士兵很快回过神来，一边整了整背上的包，一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消失在了人群车流之中。徒步的人们，马拉的大篷车、小推车、货车，浩浩荡荡，跨过山顶，一路延伸到了下面的山谷里。

我加快步伐，试图挤进人流。几个小时前我就看不到载着调查员的车子上的黄旗子了，我知道自己已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走在路上，秋日的树林青翠与金黄杂陈，我感受着它们的气息，享受着背上拂过的轻柔暖风。我们所走的这条宽阔的大路名为威大道（Vy），它曾经是欧斯奥塔直通拉夫卡西海岸富庶港口城市的交通要道。但那都是黑幕出现之前的事了。

我隐约听到人群中的某个角落有人在唱歌。唱歌？哪个白痴会在前往黑幕的路上唱歌？我再次瞥了地平线上的那道污迹一眼，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发抖。我曾在许多地图上看到过黑幕，这片黑色的沼泽将拉夫卡王国与它唯一的海岸线割裂开来，使它成了内陆。在地图上，黑幕有时会被绘为一片污渍，有时则被绘为一团阴森的、不成形状的云。还有些地图上把黑幕画成一个狭长的湖，标的是它的另一个名字——“虚海”。用这个名字的意图在于让士兵和商人们放轻松，让他们鼓起勇气去穿越黑幕。

我嗤之以鼻。或许这只能糊弄一些脑满肠肥的商人，却不能给我带来多少安慰。

我将注意力强行从远处的邪恶迷雾中转回，低头看那些荒废的图拉山谷农场。很久以前，这个山谷曾经是拉夫卡一些富人们的家园。前一天，农民还在这里种着庄稼，羊群也在绿色的田野上吃着草。但第二天，一道黑雾忽然出现在这里，那一片几乎不

可穿透的黑暗年复一年地不断扩大，里面充满了可怖之物。那些农民去了哪里，还有他们的牲口、作物、家园都去了哪里，无人知晓。

别想了，我坚定地对自己说，你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人们尝试穿越黑幕已经好多年了……虽然通常都会伤亡惨重，不过人们还是会照做不误。我深吸了一口气，力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千万别在路中央昏倒噢。”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同时一只健壮的手臂从我肩上环绕过来，用力地抱了我一下。我抬起头，看到玛尔那熟悉的脸，他在我身边调整了一下步伐，跟上我的节奏，明亮的蓝色眼睛里流露出笑意。“拜托，”他说，“左右左。你知道怎么行军的。”

“你在干扰我的计划。”

“噢？真的？”

“是的。我本打算昏倒，被踩踏，遍体鳞伤。”

“这听起来真是个妙不可言的计划。”

“没错，但如果我伤得很重，我就不用在穿越黑幕了。”

玛尔慢慢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如果这招确实管用的话，我可以帮你一把，把你推到一辆小推车下面去。”

“我会考虑的，”我喃喃地说，但还是感觉心情变好了一些。尽管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玛尔还是可以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影响的人。此时，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漫步经过，她挥了挥手，还回头向玛尔抛了个媚眼。

“嗨，璐比，”玛尔喊了一声，“待会儿见？”

璐比咯咯笑着，逃进了人群。玛尔笑得合不拢嘴，直到他瞧见我翻白眼才停下。

“怎么了？我以为你挺喜欢璐比的。”

“真不巧，我俩没什么共同语言。”我冷冷地说。我确实曾经喜欢璐比——刚开始的时候。当玛尔和我离开克拉木泽孤儿院，来到伯利兹纳亚服役训练时，我一想到要见到许多之前不认识的人，我就会感到很紧张。但许多女孩子也热切地想和我成为朋友，其中璐比是最积极的那几个人之一。后来我发现，她们之所以对我感兴趣，仅仅是因为我和玛尔亲近。当我认识到这一切后，那些友谊就结束了。

此时，我发现他伸了个大懒腰，扬起脸面向秋日的天空，看起来非常满足。我还有些厌恶地发现，他甚至开始手舞足蹈了。

“你发什么神经呢？”我小声说，心里非常生气。

“没什么，”他一脸惊讶，“我感觉很好。”

“可是你怎么可以这么……这么自鸣得意？”

“自鸣得意？我从来没有自鸣得意过。我也希望自己永远不会那样。”

“好吧，那么这算什么？”我问道，冲着他把手一挥，“你看起来好像要去享用一顿高级大餐，而不是要面对可能发生的死亡与身体伤残。”

玛尔大笑起来。“你就是太担心了。国王派了一整队格里莎火焰召唤者来保护我们的沙艇，甚至还派了几个阴阳怪气的摄心者过来。我们呢，还有来复枪。”他说着，拍了拍自己背上的枪，“我们不会有事的。”

“如果遭到猛烈的袭击的话，一条枪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玛尔困惑地扫了我一眼：“你最近是怎么了？你的脾气比平常更坏了，而且你看起来情况很糟。”

“谢啦，”我抱怨道，“我总是睡不好。”

“还有没有新鲜点儿的理由啊？”

他说得对，一点儿没错。我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而且最近几天情况愈发糟糕。天上的圣人们都知道，对于害怕穿越黑幕，我能说出许多很好的理由。我们军团里每个不幸被选中穿越黑幕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理由。但还有些不可名状的东西，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安，我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我看了玛尔一眼。曾经，我们无话不谈。

“我只是……有这个感觉。”

“别再担心了，也许他们会把米哈伊尔放到艇上。涡克拉会看一眼他肥美的大肚子，然后就放过我们啦。”

一段记忆不请自来：在公爵的图书馆里，玛尔和我并肩坐在椅子上，翻看着一本用皮革包边的大书。我们正好翻到了一幅描绘涡克拉的插图，细长肮脏的爪子，粗糙坚硬的翅膀，还有好几排剃刀般尖锐的牙齿可以用来饱餐人肉。由于世代在黑幕中生存、捕猎，它们都是瞎子，但传说它们在几里之外就可以闻到人血的气味。我指着那一页问：“它拿着的是啥呀？”

我耳畔又响起了玛尔当时的低语：“我想——我想那是一只脚。”我们猛地合上书，尖叫着跑出去，投入了阳光带来的安全感之中……

不自觉地，我停下了脚步，停在原地，那段记忆在脑中挥之不去。当玛尔发现我不在他身边时，他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快步走了回来。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晃了晃我。

“我开玩笑的。没人要吃掉米哈伊尔。”

“我知道。”我盯着自己的靴子说，“你太逗了。”

“阿丽娜，好啦。我们会没事的。”

“你不知道的。”

“看着我。”

我强迫自己抬起眼睛看他。

“我知道你很害怕，我也是。但我们还是要去，而且我们会没事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好点了吗？”他微笑着，我的心在胸中猛烈地跳动了一下。

我用拇指抚摸着贯穿右手手掌的那道疤痕，颤巍巍地吸了口气。

“好吧。”我勉强地说，也切实感到自己正以微笑回应他。

“这位女士又打起了精神！”玛尔喊道，“太阳将再次闪耀！”

“喂，你能不能闭嘴呀？”

我转身想揍他一拳，但还没来得及出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抱了起来。随即，传来一阵马蹄声和叫喊声。玛尔猛地把我和他拉到路边。与此同时，一辆巨大的黑色马车呼啸而过，马车前方的人群四散奔逃，以免受到那四匹黑马拉的铁蹄的蹂躏。挥鞭的车夫旁边坐着两个士兵，他们都身穿着炭黑色的外套。

是暗主。一定没错，看他的黑色马车或者近卫队的制服就知